霜紅龕集

霜紅龕集卷二十一

陽曲傅山青主

碑碣

天澤碑

律師天澤潤公陜之蒲城人出家蒲之佛田寺得戒五台之蘊眞和尚崇禎十三年游太原旣傳戒於太原城南之淨業庵梵衆服其愷悌悲喜遂推主庵事不貪不恡不暴不費應卅年如一日老而矍鑠於無病時即修小白窣堵種松樹子以爲寂住冥龕欲道人書此碑及其生也一見之道人顧心許之矣然以道人說和尚家

語即微中彼其其信吾謂此土藏中當分與思修土榻
一半尺思修實左右和尚綱紀常住者也今年和尚病
復敦前諾遂爲書此數句令和尚見之和尚處分常住
精爽不亂日飲麵茶兩盞禮佛不懈夜臥亦無呻吟疾
苦辭即化後可知矣續以偈子問之令和尚將得去薄
了汝今生文字因緣也偈曰我今重問汝汝當安所從
庵中住不住此塔能住否汝之大福德利益諸有情而
在於傳戒使無諸覆藏當其受戒時不管戒前犯至於
戒後破懺悔剎那間爲下定慧種生前旣說戒死後戒
仍於戒爲天地根生死縛不定當此呼吸際莫於舊公

棻鈔撮復湊泊說諸無益語生死將戒去再來亦歡喜還願與恩修世世共法會

東十方寘緟建白衣閣洞之碑

以煙火棚爲淸涼廈濫始基也維此木材具有善根斲未虧也施磚者疇因緣有盂二萬坯也維此陶瓿而有淨性火不災也其餘拮据住持本善致胼胝也瓦礫盡化平如手掌成琉璃也伽藍精構若出迦葉杖所指也虛明三洞不壞無縫互援揩也冬單結聚煥墍證焉緇侶依也寶階左右陟降有明蓮閣躋也白衣大士悲眉連卷像法宜也瞻言鷃鴟蘇雨之仁覆雲之慈也二親

最神汝知報恩於汝見也孝子其賢佛種其墜末法危
也此之不明不絕如綫奚俱胝也雖佛出世亦無奈何
天理澌也父子如此所謂君臣仁義比也蒼天蒼天大
賚鹽醬刦灰迷也刦灰之迷小碣貞之使我碑也言告
大士我非彥稐非簡栖也寒山片石即不鳴吠不絫談
也不絫于中大士洞誠語可誰也支提之闢佛日佛月
肇丙子也刹那今昔昭陽單閼歲在此也

重修惠明寺舍利塔碑記

蓋聞究竟堅固無間薰修苟虧實因安證真果漏成無
漏視姝女如木人情度有情拒耶輸以華氈祕密有在

爲諸天說法於胎中神感無方使羅𥌒受生於指上始知三世諸佛皆從此生一切凡夫悉趣於死命隨業盡道由淨成者也是以圓滿十七地於羯羅藍身具足萬億刧之阿賴耶識不離本際還攝威神譬彼金剛留斯舍利豈若夫獨生獨死見斷見常臭盛革囊朽遺骨聚澄泉貯葡萄之朶荷葉淨鳧鴈之音鴻毛共輕隙孔雀之智草木同腐折栴檀之蘸蒸沙入火濟成乾惡露浸蓮華愈萎陰貪五濁神負二親者耶故梵天爭取國土均分刧盡收藏龍宮起水晶之塔報身鮮白天上遊珊瑚之林世尊尙惜團泥童子誰能補糞盤頭珠在過去

妙心寶掌錢流現今快樂五法利益三繞吉祥佛有成
言吾非誑語掃猶若彼一掌殊勝閻浮塗復如何造新
不如修故矣茲晉陽古城并州舊址惠明練若華藏浮
圖傳阿育八萬四千之一在震丹一十有九之數立白
霓於懸甕西通雪山接紫光於泥連東來沮洳而此為
最與地並雄運遞先明紀年正統晉藩盜化懿簡子侯
奉供僧田為善優於河間檀施沃壤斷疑篤於竟陵刈
自然之香粳殖應食之麻豆刼灰振古無異三餐以適
莽蒼樓炭斯今不持一鉢更輕飛鳥惟深賛歎但有裴
徊邇者蒲阪無聞榆社久隱代東之琉璃界現霍南之

鈴鐸猶鳴慨及荒涼興言頹廢刼花麥秀雞雀憐憫於
荆榛祇樹黍離獮猴悲慚於瓦礫鴿於有醜兎斯靡如
苾蒭本和耻像教之陵夷冀威光之復振感乞毛於衆
鳥難施髓於化鷹設有單複卅河無然欣羡果汁眼丁
易拔千金不煩環枝羞搖一粒無外取之常住割外命
以先捐還諸上方賚聖財而非募標立歸依之慧所謂
鍊愛取之慳緣無名而名不膩防膩亦所以省和蘭之
怒息慮至之貪功愧懸帆雖違於不修梵福之戒誠甘
拔草似可以稍通法施之權也薄劣下根希求寶楯珠
網聰明貴種游戲金圓玉池是二俱偕惟一不共莫作

是想還如實知華年梵歷經始落成于同號公龍伏之晨支合菩薩馬游之次大小閏遲百八七月熱雨寒歷四十五時竺譜太子習書之初漢表共和行政之始乃得翬飛精進矢直莊嚴淨界仍平化城復覩焉耳原夫寶頂迨於露盤肇基有隋再興北宋飛影咸平斷手景德祥符賜詔元豐勒碑自福建子之邪因金光閉於賢劫豈天人師之正見碧色惡夫僉壬大音不完阿字徒爾末法咸滅遺經殆哉文身字身少義多義秦羅什之音聲最重唐玄奘之章奏尤工斟酌中偏長為三乘信解總持顯密別傳六字真詮思惟以我所得惟可問之

如來蒿里昧無始之宗不知其盡也並上隕光明之種可不謂哀乎鞾鹿遂嬈仙人哀鸞不動大覺波旬之神通止此悉達之降伏無他果艷頻婆無明最厚莠退喜穀法忍宜先不得語人默祈示我是亦近矣制心奚待揣摩其有私焉離相豈容尋伺誓願伐蒙獲閻慧劍與油鉢共傳振落無明德餅并鐵輪齊到文章氣運彌勒之樓閣鏗鍧時節因緣觀音之宮殿黼黻騰聲乎至思結撰室利慈仁抖擻其正念中隳韋馱加被離語言而歡猶雀躍勉鈔撮而悲代馬鳴頭陀之琬琰非倫象銘之泥釣或應硯田之法雲虛蔭華筆之香雨空飛知墮

梁昭明斷經之愆並懺庾子山綺語之罪無俾言玷有
若貞珉矣銘曰凝寂智入焰熾慧脩在我易去非彼不
來染蛻朽絶淨融香液百骸誰親六陰奚在眞正父母
潤漬身樹種性堅好華情茂豫界有十八處分十二總
爲五蘊得非三際勝識境大劣資相微三業和合四大
不爲順結貪染生天向凝如幻非滅童眞不壞蓮花國
土純男無女決定信心不疑實語愛水淫溢內火熱惱
不溺不焚執金剛寶前後中有累刧費形漏器連注用
成死生如游園觀菩薩則能離命合性有若未曾離形
無識離識無智離智無圓示汨舍利結最粗鄙鍊殊精

妙般若陶冶波羅紐要

不爲大常住歸哉之碑 憶守丹之言 應典義之請

粤若無我我所貝葉之空不同同之漆園之大支遁妙悟消搖騖洋鸞翼羅什精疏道德恒化咒番大量小量圓唯慧海之珠正因邪因罔饒大洪之舌兜率一天雖示界乎知足無生三忍壹奚取于自然至于戒口難迴而讀經不輟無方外方內孰瞬若多消亡太平風告而勝地峯揮何世出世間同彌戾車悲仰忠孝爲佛種道基正定能喪身失命慈悲諒抹焚拯溺策蘋非開國承家溝言開螢接衆之場亦有創業守成之道一靖道旁

豈三年而鑄金萬緣欲界渾二氏而包荒緣起守丹海汎頻爲增上挪揄因而起白潮音獨獲普門示現奚啻從東過西顚頂印可遂爾自南還北願力精堅薜邪兩泒念不三心（誠蓮守性字丹）風雨壹誠協成十力奚暇金仙芍藥但爲玉局芙蓉蔬遺鼠壞爲馬爲牛塵任獅吞無人無我四十年中荷利他求遂庇紫雲之蔭百千衆過必恭敬止亦免靑城之黥與人而已愈有豈竊鈞術于儋何物歸而主不知敢翼杓人于畏壘念茲雲水往來龍蛇莫辨當慮米鹽煙火鼠雀易生精修梵行誰子誰妻喫緊寶言曰慈曰儉金鞭火輪式臨有儼薄搏角盍長物

無餘嗚呼道喪世世喪道陸沉異業森森胥紲絕六宮恬敎知知敎恬尺寸黃庭各各有無諍三昧朝禮恪龍漢之年撥置閻浮提甲子谿谷祕牛關之化和同靜樂國衆生不爲大故能成其大大不勃磎惟無私故能成其私私非非囊匧上善若水勗哉道衆知常曰明道衆勗哉

一不爲大常住南四十餘里爲馬壁一路經馱煤道可厭沁源界也宿晉文祠一夜爲壁蝨辦齋眼不得合早起粥罷又西南四十許里爲古巖西坡劉潤卿趕來一項人騎馬上前道一小力肩一小擔一驢載米麪餱糧劉自騎一小騾

備午餐無坐處野店外一向陽避風率爾中略踞啜之畢又二十許里爲王陶小村落村人見劉來皆喜動顏色樂爲周旋蓋有自矣是夜得煖炕能補昨夜之苦次早有某生者邀早飯於一廟中打餅其實可以不餅也同來者有不爲常住呂道人者素嬌養人兩日騎一驢上下須人左右驢又有所載至此竟夜不食草豆矣呂遂留於王陶自王陶七八里即土嶺也行人至此皆戒嚴嶺南虎傷人無時將至嶺小村三五人家曰松蘿村村名甚佳薄有賣村飯者無房子皆野插樹枝稍圍作小院落不問而知其晝夜防虎也嶺不陡

坡陀曼延可騎驢度之人行橡樹林薄中雜以小松深秋橡葉如金落山徑最易迷人嶺半得一野茶庵一老僧襤褸遞茶問之則汾慶藩一中尉也出家遣命於此再四五里下嶺爲砦子坪有人家二三十餘亦掠籬贖村飯自此而西南連疊坡陀無處無橡林亦無處無陀也二十里而爲古綿上薄有川面爲宋綿上縣也有道觀有介子推廟有北宋碑碑有王安石名壽陽縣志太安驛安定橋北有傅山所立明兩師還陽先生反眞之墟碑署聞道下士眞山敬題還陽結廬五峯山去太安驛二里許山有龍池亦名龍池山乘記

冠山婆碣

尾則魚而馬之頭金則陰而載之牛時乎時乎山則冠
而阿溇爲之謀冠山實近州西南勝地喬松章百數歷
落者襟駁檀欓綴欑檽一梵是爲先賢詩書之館梵典
廢士夫世尸之山數尋奇梵隤松青招也寅卯閒仇猶
不知誰何一僧者來毅圖舉之無俚而蕘薪焉厥心後
或有夫其死之激而發心無何山焚梵燔而松焦疑其
僧之怨祥而州人如未始有冠也者僧竟離之責又十
三四年而乃有婆之心婆劉姓歸李李生台徵之族伯
母也嫠而好施及冠山載出家粟若干石不足載易地
若干畝載咨諸其西南之朋也而得謀之于非類東北

矣遂喪朋而還先後費五百餘金果能大楹殿五先像設鼓鐘少東支室一區小楹十有二可栖僧可待游者衆門小樓守望而視遺松亦稍稍蘇冠山乃利此牝馬之貞而州人不及此者蓋亦得坤之豫智也諸子要僑來會大風日西戒虎嚴關門煬看弈夜即所成支室卧濕而安心念之此婦之熱也而衆因之伯鸞齒冷哉豈日娑來幅巾而靸屐先禮佛次禮僧次禮客慰僧之欲住持者曰師無愁無忍饑守山理慰欲靜室者曰師但揀靜地愛某處即于某處爲師靜室又慰客曰不知來不能備蔬茶奈何山儼然其山也而梵其梵也而主人

之語次日亦不爲甚見連年州中百姓窮相公們不大發人說或是冠山倒搨底過僑曰思深哉漆室矣台徵旁弦睨之微謂諸子曰若終日欺負老子看老子家貧纔乎其如得意之也得意之其如纔也

四月在介休書有道碑用湄于長碑法五月又來作此老病無俚聊復消遣云爾

淨明院小碣

僑黃僑斯徵院主文達末老而衰相見諸不霝於貫而時時欲更張之數請僑達擬新茲堂當何像僑時欲寫維摩淨明經胸臆時時存淨明兩字曰可供維摩達郎

請僑書維摩疏不諦計撤瓦頽垣窾而軒之加深焉如
欲叩僑之疏亦頗有應之然達居恒不能越里里亦不
越能之慮志慮志不慮志志慮志良不可知哉內園之在
禪豆也不與晝於失權不與聞於儼然聚落遂不一達
之有無故顧不引達於是焉終古登陁未半而憂瘁以
物故渾居士哀厥意稍爲彌縫落之象設維摩文殊室
利報初志也檐揆戶疏具而不文蓋亦不及如達所厭
而達之徒志恒主之恒達一禦侮也每靡達不振有意
振於達而里之人亦若爲振之蓋鳩那羅不庸諸不鳩
羅渾居士不鳩那羅置之調御之道宜爾也渾居士可

與作佛

霜紅龕集卷二十一

霜紅龕集卷二十二

陽曲傅山青主

疏引

老僧衣社疏七月十一日

强人布施老慳怒焉洪養非人造業斯重我今發心非塔非剎亦非金薄貼泥瞿曇爰有老僧百卅七歲正德改元丙寅以降瞿鑠輕利者上臺下絕不圪喃佛法僧話我見問道笑握老拳說是甚麽一切不知白日吃飯黑夜睡覺天不教死惹人多羅葛衫曳敬不結韈子足手尉潤又不凍黎諸養生具道無所需一絲一錢從來

不愛中欲有展忽復失之乃令廣海告老僧言老僧之
篤不能遇秋適此居士願製壞色裏老僧體實報佛恩
老僧點頭亦不煩惱他要這等將來我穿不是老僧貪
他挂搭他亦不須當作功德廣海致辭居士俯首試問
人見百歲人未或有見者我輩實無得見老僧眞未曾
有衣値甚麼因緣非常私衣老僧與慳悋等令我同人
得見老僧而不歡喜衣老僧者便當罵我永爲外道丐
我連盟作如是言信佛法者是爲好僧疑佛法者且爲
敬老（劉本此下有總勝妄費打辦妖精妖精采衣還爲我殺四句一本無）
壬午夏四月離先兄變山不能即死日夜共老母哭

泣老母慰山山慰老母隨復涕出不能仰視自此不敢出門直怕見人家有兄弟偕行者至六月十五日賈漢臣來云晉長史范極慕兄令弟致意看兄在即來拜兄且要兄飲酒作詩弟專先范公來嗚呼是何言哉此時而不以古仁人友弟之事如謝宏微何點頁篤天性見語乃欲令弟不服衰絰見長史飲酒作詩如快樂人行事是漢臣以長史愛我則可謂以我愛我則不可然離此變而不能不飲酒者嵇康阮籍可也蓋嵇阮性本能飲而天性篤厚其飲皆哭也非嵇阮而平日之飲非豪也是幾升酒之數厄適爲譏

腸所盡若値此慘而其飲正非哭也乃自樂耳蓋樂其兄弟之死也矣然嵇阮實不曾有此事想當然耳夫酒尙無論飲之佳否但是有肚有腸子人酒無足翼不能飛去設爲所得任其饕餮而竊高陽之名欺人曰我酒狂若令伯倫家荷鍤見之必以鍤亂拍其頭矣若夫詩是何事詩人是何如人何談之容易也何欲執而見之容易也我知嵇阮性情而不能飲然不敢曰我能飲也況此時可以不須强飲也詩則性情之音平日有詩此時亦有詩我亦不敢曰此時無詩情也蓋我以其詩代嵇阮之酒者也要之非此中

人不與言無論此時不與言卽平時亦不與言而漢臣欲吾見范之意實殷似謂范顧饒足榮遇我者我不敢當直有逃去一著遂偕居實起入公則遁逃至黃玉書房書房在城之東北隅李氏園黃玉治飯飯我和淚致飽大家戲謂今日之集可謂殺角蓋以黃玉房選城宦如奕棋之局也抵暮獨步歸行復月上立海子隄四顧夜色淒楚忽念去年春離天行幾死賴仁兄左右調護得復苟延弟病起而兄病以憂瘁漸深矣正於此日治具裝標子中出西郭河厓酌酒屬弟曰深幸爾病起有今日故我扶病有餘歲矣奇

之即冒暑過庵見僧僧光頭披葛衣曳僧鞵不韈舉手作揖不似常奴才秃漢坐久不作語山問和尚大壽得何道理老和尚笑說有甚道理白日也隨人喫飯黑夜好睡覺他不死真没法問姓名云也没名也没姓問識字云從來不做他語次問生歷頗頗說是陝西延安府人生正德元年嘉靖入繼大統應募充直衞軍性好騎好馬殺賊以斬級官累至參將得罪一个楊兵備陷以法幾死得脫自念於君無負思報我親適母没負土作墳廬墓終服遂出家無子家貲付一姪兒時年四十五正嘉靖二十九年也既出家

雄心不得死後來偏關萬軍門征高麗尙光頭戴大
帽騎馬腰刀從軍道高麗事極詳往說邊塞安亂情
形輒感歎不置又說多在遼東因問老和尙好談邊
事又在遼東時多熊廷弼經畧遼東時和尙在彼否
和尙忽高聲說好个熊經畧隨即叩頭下半日不作
聲起視之和尙淚下如雨不禁葛衫襟泣然濕矣問
老和尙何爲哭熊經畧即收淚小笑說殺他時我適
在京市見之故哭問老和尙不能斷恩愛耶又小笑
好容易底斷恩愛也好容易底斷恩愛也日下將下
門遂別去過六七日又同居實起八伯彭垂雲讓升

過庵謁老和尚荼頭云出去了尋至庵北百餘步老
和尚依槐樹下坐一石頭見出袖中巾取物與一乞
士近看之則鍋底焦飯也云是我喫底鍋巴分一半
與貧子喫匆匆未及語別去又過幾日至七月初三
日約居實起八至庵辦齋供養老和尚老和尚語次
道到山西四度隆慶元年在介休遇虜患曾與一十
三歲孩子共隱身糜穰中萬歷九年再一過此直至
崇禎九年復到介休見前共避糜穰中十三歲孩鬚
髮盡白算來七十六七歲矣彼初不相識曾一問可
憶孫糶子時同在糜穰中戰栗怕韃子撥著乎其人

記憶愕然即垂淚下拜問老師傳還在老師傳還在
隨囑他不要饒舌去今又來古娛曰此篇從首至扶病另似一篇未完有餘歲矣下乃衣社所附之記而首尾俱闕劉霦曰以詩考之似一篇而缺蝕者多致文氣不屬

五惜社疏

天龍精廬舊鳴鈴槌生香修誦荷葉根通芳草經行蓮華梵種細磬朝沈鬯行雲於宿岫華鍾夕曳息歸鳥於棲柯亦云莊嚴淨刹幽潔金宮者矣今茲鈴錫消音鈸餅歇偈鐙炧瑠璃荒殿信星榆流歷煙餘瑪瑙空庭遲月桂淹澄瓔珞空青尚存妙瀍尸牖積翠有傷深情茲節一攜蒲團五惜業當綺語緣聽韻心如是我觀巒回

麓抱青松梧白得未曾有虛濤注壑幽籟吟天道暑龍
炎安居蛟室至於寒晨使氣肅月凌雲冷眼靜參道心
加勁人無陶景風弔子期幾等惡楞亂蘇叢樳童于浸
假章復何年豈若細蔓靡英可待春吹野火我作是言
惜乎不也又復松杪壁嵌佛樓藏梟風扶峆岈石迸槐
榱星日闌檻煙霧游客目泆高鳥翼罷白豪紺螺化城
寶所皆連崖鍍相鬱雲放光碣記開皇宮傳北齊自妙
非仁羿安經勝境情留昭琴未忘成虧丹霞錦裂紫楯
離巖青雪靄靄碧瓦落嶂夢上樓臺而夢既還矣何一
魂之留豈雕疏綺現觀奇搆而現其壞焉須普天之盡

木心石腸我作是言惜乎不也又復閣左黝然一泓䨴
靄雲香迷離雨色靈深溧洌人近鬖髿敬歆一杯恍通
宿命鮮肥蟣之爍石有神龍焉抱珠記瀍無人聽經莫
廸那伽心遠雷霆從征巖焦熟沃菩提華樹皆枯澤竭
誰憐甘露楊枝漫灑我作是言惜乎不也又復閣西小
碣磨巖含中銘奥欲漢隸瀍負唐微黯星晨長波瀾衍
急挑鷹擊瀫校鸞游孟英聖教方此神車太子孝經擬
茲骨減遠裦彌勒同龕高氏殘碑剱痕無恙近睹叔虞
傍水昭陵一記龍蹟稱雄斯爲片石寒山況不驢鳴狗
吠良宜一广護見千年不然翹起受風鷰尾霳鉤僅存

輕抑浸蝕蠶頭一縣殆盡我作是言惜乎不也招提石砌又復有華薔薇叢條芍藥本末菩深露性豔組消情光惠頹楣紫成金界彩分紺殿赤擬珠林玫瑰精臺映不空之寶樹珊瑚妙蓋繞勝苑之珍葩有權有實參同皆可蓮華胡謝胡開平等莫非優鉢天女拈而倩笑瞿曇受其色香白毬抱蕊阿鵝憐麗質幽閑黃鳥嚶枝含利憫花心慘淡竹報平安昔日阿蘭曾爲佛事花封瓦礫今誰勤息一埽春堦我作是言惜乎不也凡此情緣總由愛欲即以佛言愛欲斷者如四肢斷無所用之末知參佛精義且作修山註疏有發情緣無論近遠年期

五歷因五惜而爲名人月一錢以一星之易辦靜板齋鐘磬共堂衆粗茶薄粥亦及方游要使晨昏梵放白雲深處不無看松老僧樵采工閒紅藥欄荈亦有澆華侍者庶幾懸獲之西靈鷲開青重補鄺生短注會有逃塵之侶庵羅業白徐修遠公勝緣若云此亦牽纏且道魚鳥依依孰如火宅漫詫終非我有從來馬牛塌塌誰是家珍必使境界墟蕪是爲眞空不見華嚴鋪陳亦自受用自非大士難語俗人緗嵐紺池樹下班荆未云寂寂幽期深院花邊不借行許遲遲緇徒息意任選團標墨客會心豈廢吟嘯若妄言功德欲以福利誘人卽點汚

山靈遂使泥犁報我一社遐心永矢紫岫十方韻佛式臨綏羅

紅土溝道場閱藏修閣疏

既云四十九年不會道著一字却又說甚麼你若能看牛皮也穿古宿發此多羅願力可是要諸禪和子穿牛皮也麼笑殺个儱黃老子何笑正笑漆園自云其於宗也稠直上遂却復稱惠施多方其書五車當以惠子爲質謂可用爲郢人堊鼻之匠之斤故吾讀莊子之稠不作稠徑之稠稠云也者多也也須向四十九年當道不著處試爲尋繹道著是甚不著處是甚不著處且撥過

道著之闇闖見見也煞宏大而闊深閎而肆或有向也未見底我又多羅轉一話頭好手不中的也須有个的在不中之好手才見若没个的向空亂射則人皆羿耶賈堅好手正有以一射在擦脊歸腹乃得賣弄也僑黃老子又復大笑何笑自笑其古羅與古宿

大王廟募緣引

菩薩謝姓行居其季神以忠證嗔莫之制唯龍觀之變化遂真性之是寄千里一曲能使之逆流萬里分源乃導其澎湃故𣛮𣓈者畏其威經營者懷其惠無小無大微賤微貴山國周圍海王不費太陰之候誰能占驗甲

子之考人皆不計纖嗇食力雍容有自神見之喜利獲萬倍廟貌莊嚴尚有未備令諸居士發心共濟願風波之間艤舵平穩贏餘之傳擕載莫滯即三靈之同心可以附於從祀再道藏之修束閒瑯函七笈之聰慧如此勝緣誰不希覬莫以三五而生恇退能解此願福當萬億椽棧磚瓦木植鱗次金銀銅鐵堅固營衛諸凡功德可以眼睇非若詆欺之頭陀施寶藏於無地也

崛嵋古蘭募引

黛發河卣松香春雨紅留灌薄葉醉秋霜是爲晉景嵋嵋紅葉者矣古蘭就圯雲客不來緇侶同心伽藍式許

尺楹片棧都是祇慈一粒半圓莫非給意石舫寒濤饑而待憩茶鐺煮雪來者同參

喜宗智寫經

諸居士持此册來云崇善佛子宗智要寫金剛般若善哉善哉是經所謂一念淨信道人即承善根爲書一通是書也不敢汴活一畫寧純無利寧拙無巧寧樸無嫵如老實漢走路步步踏實不左右顧不跳躍趨以宗智年少須慮輕佻走滚即大利根亦切莫恃直以鈍根自處勤謹精進長持此經六祖直指見性也且莫要狂說亂道仍以沙彌自礪久久豁然驀忽崇善酒肉林中聳

出一少年龍象驚天動地仍屬宗智滅度衆生實無衆生得滅度者一切寺中喧飯囑酒材料齊作蓮花九品

西村三官募緣

西村濱河多鳩郵羅畊火其畾刈火其禾隣鈇在谷誰扣其窠竊入入怕竊神奈何神如三官亦云赫矣有廟一區漸次噬龕而牆而門瓴磚惟以爰及於殿櫓楹宗梠今日一標明日一扂嫠楠彫砌公然其宇欺神滅像神徑不理僅存漏棚飄搖風雨幸其一倒亂攪而已山也念之遂像西寺拆撫餘材有待將來有心無力顧瞻裒徊爰及戒僧海山實偕代山持疏薄募法財財不敢

貪計工所該小閣三楹先基其臺惟極不堯惟洞豈依
渾堅樸素惟神保固山負苦業不過旦暮遙遙樂成後
人之務即經始功亦未必赴始願不終湽焉有負惟海
山者足以託付賢善士夫惟其所助一錢不薄萬錢不
庶功德常言不敢瀆布了山之願實荷滅度

劣和尚募疏

劣和尚荷一募疏動以福利功德勸人建蘭修刹眞癡
人亦信其福利功德之果而損厥橐使建蘭修刹冀徼
望外愈癡貪道以爲福利之說可以動貪妄俗漢不足
動風韻君子且如天龍佳山林危閣寶宇鑿翠立神俗

漢見之尙當爲作者悔耗囊篋不治田舍矣韻士見之
魂夢不去豈復欲尋福利於其中也亦其區宇滄洲之
興爾爾其住持惜其叢圯謀所以葺塟之而難其人貧
道告之莫難吾爲爾謀爾且尋窮韻士莫告富俗漢韻
士窮而快俗物富而悋但尋眞謝靈運莫求假孟頫顗
呆物也癡想作佛而根鈍無趣如死人靈運眞有作佛
根器而又愛山水不惜阿堵也和尙曰道士謂誰爲韻
士道士曰有有我有所知邑孝廉鳳石君郎窮而韻者
也再因其韻而轉問之自有千百億萬韻士化身來應
我鳳石君也吾所急者大悲一閣楹題於基基瀕於沙

靈不先措之安恐不復當陰雨矣吾爲鳳石君言之鳳石君領之矣爲貞陽君言之貞陽君喜之矣然二君之力皆不能如謝靈運之贍於貲財何也二君皆貧也和尙聞其貧即有難色道士拍掌曰莫愁惟二君貧我始言之若二君富我安能言之而令從之吾固已言之矣韻士窮而快快則不顧飢寒不計因果興之所至不遺餘力應和尙矣然後韻二君之所韻由十而百由百而千不難以千百窮靈運合而成一眞富靈運也和尙切莫再說一套建蘭修刹有功德利話頭惹二君厭聽也和尙亦莫自作福利功德觀只待和尙先墊巖閣次葺

廊廡功畢即次第舉動十方堂供養諸佛菩薩以報佛恩然後可稱和尚佛事開皇碑石求劣文亦未足覩然舊矣斷不可等閑置之即覓一佳石過之以存其蹟景龍隸碑嵌閣西巖書法精工人罕知之貧道愛其爲唐隸典型幸不全蝕風雨尚半截可讀可摸苦之以尺許之石皆韻功也貧道亦無甚饒舌矣

慕智慧緣

慕智慧人雪峯比丘來謁道人發願修造多羅寶藏道人領之是慧根種以何義故是慧根種且問今茲名出家者因字有句爲復何句因句有義爲復何義因義得

了爲復何了不了形身不了文身長短高下爲形身不和合作語是文身不斯猶不了而況一偈乃至十偈百千萬偈令經律論成大海藏方圓去我望洋而歎如此幾時得到彼岸桐實生桐桂種生桂蕭無猶花蘋豈芳草以之喻法而亦猶是愚非智根慧是淨種因此智慧得大解脫若捨文字無復了義如此功德當共諸人貪非己有施始屬我或以一函或十百函或多或少隨緣得果雪公所募非紙非墨居士所施是白是黑黑白之業非紙非墨紙墨中間有智慧在修慧根者共此因緣

雪峯造藏因書是語以勸以戒

我作是語讚歎雪峯謂道人慳謂道人貪謂道人嗔謂道人癡謂道人嬾謂道人魔黑學道士聞增疑怖謂復讚歎爲是謗毀以妙明論法尙應舍今乃愛惜一字一句不欲損棄是非慳耶無我無人佛亦不著修多羅藏收拾故紙若失寶珠是非貪耶見諸一切著袈裟者不勤精進而生悲愍猛造經律是非嗔耶因戒得定因定生慧謂離文字必無慧根誓修多聞是非癡耶修正覺者當下須了造經律論不日不月期于畢命是非嬾耶作是語已黑學謂言諸可倒豎謂魔事者不止于疑生大怖畏魔事佛是佛事魔非舍魔事者佛奚如如雪峯

解此許汝造藏若不具信仍被句業

草草付

雪開士以太原之藏不全其始意欲合晉府所藏宋藏三部而成一部其願不果復欲搜城中殘藏而爲一部又復不果如此者三年時節因緣正不可强今渡江而南江山煙樹莫非法眼詩當大進自不必言若能于六朝花柳裏面討一个真空實相不妨多作幾首豔詩擔在柳巢上挐歸塞上我便許你是第一造藏大和尚若猶未也江南山水截瞎了雪開士眼矣此閒自有藏在何必江南江山之助助才助性無才不足見性江山正

不助庸人也爾愛造藏我愛爾才各說各端于佛無礙
歸而印可還我个本來雪峯不許帶回一些貢高我慢
也不必將江南風景掛在眉毛上添了幾萬斤重那便
不必歸來歸仍不歸不止作門外漢便是蔑戾車蔑戾
車墮者墮不墮者不墮把鼻在汝我不能墮雪開士子
萬里外不教敗露也臨持鉢出門之際丁丁盌盌圪圪
塔塔一味老實莫怪饒舌一切珍重但京口之酒汝似
無分便問不得開士矣若敢破戒嘗一盞者不枉江南
走此一遭此我之悟道處不知開士復以何者爲悟也
若遇大德時將南泉斬猫兒公案爲我一問我到底不

能無疑也囑囑

恭喜

恭喜雪峯辨此大事爲悟道耶我亦不賀爲得戒耶我不賀伊爲復何者作此讚歎爲造三藏下智慧種旣下此種人皆愛敬釋迦證文室利具辨諸佛菩薩無不博學語言文字謂不用者皆爲誑語爲負佛恩悅心和尙可謂有眼如何覷耿得汝便將衣鉢慨然付託不爲傳宗不爲印可單愛能文遂爾循例而亦不爲身後之名眼前聞見皆不笑語如此授受實爲希有亦有衣鉢爲人增重亦有因人爲衣鉢光以今論之是一正等悅公

衣鉢以與雪公雪公得之還報悅心兩个衲子五雀六燕儘有想此衣鉢在我若不得者便生嗔恚六祖得之命尙如絲何況衆人保不憎嫉我不要他倒也省事與出無心得亦不異恭喜恭喜信手說偈誰說此偈傳大士裔心王一銘是我祖風不敢搗鬼如實敘次此事纔了便放下筆

藥櫝盌盌緣俗語謂最少為一盌盌

窈窕哉藥櫝可作石艾秋紅一嶝也往卅年前卽欲為息心之士謀誅茅焉審曲面勢化多可造神少所營一邪曲折綏徑躋攀蹇者畱之陋者文之壅礙者刪之溝

者橋之騎者琴之琴而得坪者亭之不轂亭者削而欄
之散石巇岨嶬巍峩者采之于亭于欄不衫不屐性而
夷俟之梵中大石孤聳一樓樓中單肖瞿曇一尊爲幽
人不二主人樓旁梵外選境摶標艸苫石牆雜植山櫻
紫荊杜梨野薔蘼籬之落之有色有香有傷而蘡防一
缺一銛當有入而不出者耶且道西方如來勝地曰苑
曰園奚取于斯名行僧支蔚願力開山貧道以此意喩
之若云莊嚴不是風韻風韻不是莊嚴都無是處不爾
請齎此意向八達之衢養閒漠處何物正殿何物廊房
左海會右閤王地面誘怵人作人天福德儘有鋪排何

必假假藥饋之勞爲

老實因緣東十方院
募緣疏

一切功德譬如種果有諸根本方花方實下此種子乃得成就以三乘論自有差別講不如律律不如宗以末法言持誦第一宗不可知拳喝無憑律徒威儀方寸破戒講亦葛藤說他人語有大總持只是諷經念滿萬徧希求如意老實福德不可思議我今發心化諸檀那誦五大部是佛心印不學諸人作欺人業聞鐘發醉聞磬發醒日日見功無瞞人事諸佛菩薩及諸天衆監臨此誠擁護道場保此修福諸善男子同發妙證因無生忍

天龍山布施功德募引

布施功德而有二種一者法施二者財施法施得慧財施得福慧具勝見福得受用等無有二是在施者我今募緣二者並須法者高妙受此者少財施實落得力者多少難多易一倍萬倍爲佛莊嚴紺殿琉璃金欄寶楯及蓮花座以至錦幢綉旛香蓋現在檀那葡萄朶眼並無瞞藏欺諱十方募者發願施者求願求者發願如來即許發者求願注眼不動二者合併始我圓滿誰得此福施者得之誰積此德施者積之佛地安在在天龍山修福德者修此佛地如來報感如鼓有桴利益慈護不

忘衆生比邱口裏總說不了南無韋馱三洲儼臨

霜紅龕集卷二十二

霜紅龕集卷二十三

陽曲傅山靑主

書札一

寄胡子丹

尊太翁懿績當得鉅公鋪敘之承謬屬亦以辱知妄諾既揣知非分遲遲數年今年老疾頓劇一切勉强不去復恐旦暮就溘深負良朋求野之責草成一藁未足蔼一之儗然亦不敢不兢兢於三事之範惜鑪錘不工耳負行原册敬致記室幸恕疏漏

寄陳又玄

涵虛持一人字到平水投人紆道汾西見兒旣有所費
費書虞不穩妥還奉謁商其始終知兒已離横席不是
來抽也恐所投不遂還就熱竈煑飯不至半途而棲此
其大主意也若府中有相識𠕇一順風之呼耳非必欲
然防後策也前字應達不知濠梁之行的否卽行當在
何時須合弟知弟病暗劇生平所期都打灺心火矣一
息尙存山林邱壑遷延待終而已苦無伴侶獨我徬徨
勞勞奈何若兒有游興弟當擬力疾從之但遇尺山寸
水少豁愁苦一旦溘焉畧勞鍬鍤了此一塲春夢實其
舊矢行漸熱舉動日難或當待凊秋耶汾州之佳果否

郎爾當在幾時到汾涵處未詳示之處則令郎常所經宿客也故敢字與之

寄示周程先生

飢後想見示周玉貌莫由而濟生能遠到庶幾似之晷慰舊懷矣弟之中曲不必面傾示周吾之道義友自能信之然成一騎虎神仙人或謂其有逍遙之致誰知其集蓼茹蘗也兄攜笈館晉水知出無奈一著畢竟是本等生涯面目肺肝豈若時人之盡改也令姪來得近況甚善兼聞兩郎能讀書寫字是足恰示周於流離之後耳晉祠喬木雲滿時一流覽可歌可泣章句訓詁之餘

當勤杖履耶弟心活神死天機無復鼓動三年中集有小詩百首急欲傾囊求教拙口不能嫺妙語動觸忌諱不便郵寄倘弟早晚死後收錄旌評尙少不得示周爵重之言此非迂語如今何日何時不可死也言之於邑爾禎久違示周可頻聚首否亦吾意中識道理一友面時寄聲致懷此際此情書何能悉

又

汾上之遊不必縷縷吾兒當知其原聞其事幸苟結尙不至大決裂頗爲偷安不爾恐汾上非容膝之區也兒輩過晉水渥沾德教此固先生遇子弟之常然吾兒所

處何等寥落數數經故人遝㕘乎感悚無以爲喻望前後北還似又當出口後矣言念聚首何刻忘之濟長兄被兒輩苦惱目昏花筆爍壘集書有數萬字矣然精健不減昔兄當爲老君色喜也口欲託友游稍稍爲圖野鴛紅鸞之喜習振岑寂弟觀㕘與殊有臧馬伊吾之勇可不謂壯哉呵呵

寄洪字

斗綮二酉乞士那能消受得起既尚𡈼雅不欲固辭以孤六波羅德也權託黃玉兄道意面時再展不盡

與胡崑彝

顏師古急就章注引周禮宏人之官今查周禮無所謂宏人之官師古豈別有所據邪乞崑丈教示

寄蕭兒

久不作楷承蕭兒督復爾棘手朽筆行老顫不能自持兼以器非犀利未免有馬捕鼠之醜若以楷求開羅鍾王其何能追或遇草淺獸肥手柔弓燥之際無心而作冀有可觀然亦自解其實技止此耳

又

託胡子丹詒一函至州刱得答云酒旗復指大鹵也果爾不以官之遷否為宗經恐驢專何不可坐步兵校尉

也高興見訪謂論一晤只愁呂徽之不堪修主人耳蕭寺下榻可可未免淸齋數日當令酒道人作茶博士邪口此示元夜之約安所來弟無閙也當且不出村門此盼以待來人匆匆柬答豈必濟方在病家嘗別不恭草草致復附厥起居蜆眉亦在寓會嘗領教所聞藉藉實過乎情此醜須出後始定品藻耳草草復都不寒溫酒道人

與居實

六月倉皇一登北嶽時實愍死在旦暮唯恐今世之不得了一岳之緣非汗漫非消遣實尋一死所冀即橫尸

於大林邱山間如翟生心事山生孝不和嶠死孝不王戎而直題人無父母了便是無根草有甚依倚有甚趣味再理會立身揚名事亦是大忍心不仁之言故今日死可也明日死可也秋後雖病劇似尚有兩三月人世之分間讀禮書亦屬勉强非其好也不敢曰此古人讀書之時也直看出樂正子五日不食而悔之之註大非本義蓋悔不悔五日不食是悔平生未盡情於其母之言不知先儒何所見而的指爲悔五日之不食也想此情事豈不可笑分明是樂正子餓得著急了之言豈有此理豈有此理故其悔與皐魚意同雖與人言難與天

親子弟言也曾子曰先其不復者而施之而今已矣而
今已矣入冬大冷又且不能遠尋死所追憶舊友不能
忘情恐一旦溘焉負此宿心擬爲曹古遺作一傳而心
緒荒亂不知當如何捉筆此亦非作文時而義有不及
須之時日者速求寶兄寫一狀來悉其平生出試一鈔
謄之申此冥冥之許而閒兄又說欲爲袁先生尸祝山
中以今勢料之那復能辦此此堂構或土陶亦可此亦正
經事年來悠悠忽忽并不知胼胝賤言兄尚有此心否
若有時亦須草成一小碣文使山見之或有所續於其
陰亦此生未了之一案也山之精神志氣一齊盡矣時

時候臘月三十日到來粗結此不長進骨頭一局餘都掃過不提矣戴二哥向山取兄詩選定五十首近且知之矣若成定當先示山山郎寄記室

寄長伯

明日又玄老先有約攜燒羊至村大嚼奈負花觴何若花尚不全破風姨侮弄一二日內當自往一坐酬此老春不勞杯盤也

寄上艾人

貧道與居實白子仳離六七月急圖晤言不但尋常契闊所欲訊商者皆亂世奔走之務莽問路牽牛山將取

次造山房促膝麻耶梗路輒爾伏處此中傺侘縮地無術先録近作四章代覿半年來雜詩約有四五十首面時盡呈共賞癇哭耳州中舊稿應爲收貯不知此時安所穢暴謂策數部想當無恙耶便中欲置行笥並及之

寄于野

吾玉兄恙聞之不慎近有字云漸愈矣昨所屬刻碑可動手否若刻完須速寄一張也別有所欲問可不言而喻凡所欲問可冰一字弟老病日就委頓强支大難日夕想見吾黨英妙快事而不可得當奈何便寄此聲有挽𪔂丈詩亦寄示之

失題

前碑全無足存只得一鈍字不失耳無爲一字姑容一碑之理求速磨之且碑後原無落蔡伯喈甫撰并書之字不知何故妄添此數字大失漢碑之體若傳之遺笑海內無了休矣磨停當了煩寄一聲自有報也切切祭心老文不必改擴理學家正合如此質有文也並致意蒼翁先生蘆翁先生

失題

老人家是甚不待動書兩三行眵如膠矣倒是那里有唱三倒腔的和村老漢都坐在板橙上聽甚麽飛龍鬧

勾欄消遣時光倒還使的姚大哥說十九日請看唱劇肉二斤燒餅煮茄儘足受用不知眞个請不請若到眼前無動靜便過紅土溝喫盌大鍋粥也好

遺魏環溪

愚父子學莊列而一旦決癰潰疽矣兩孫孱少內外眷屬無可緩急者羅叉外侮寔繁有徒特遺此書求加護持人心險毒轉眼莫必環翁知我爲我使此兩兩孱少得安畊畝間隔世拜惠乃莊子所謂死生同貫者也卅年前手書曾子問一卷賫奉爲贄弟山頓首

遺孫長公

家門不幸兩孫無依內外徬徨凌侮遝來不可堪受念我故人可屬依護孱弱無能傭書糊口其間苦惱自可晤陳一切恩怨非我泉下人所知矣義氣舊游定能羽翼丈夫遨游何必故鄉即甦當邱首亦須別有顏面各人際遇不可豫謀而因人起事實難冒傻窮鳥入懷定知倦之可入翔而後集此有成言兄支敦厚老成一一指示俾此流離不終倀倀一段高義會足千古也篝燈草託筆自此絕

遺李約齋

當世盛德忠厚孰有如代郡李先生者哉私心向往

十餘年矣愚父子怛焉長逝特以兩孫爲託孱弱無依
窮鳥不能不投長者之懷也詒環翁一字並求轉致手
寫寓言一册爲贄弟山頓首

遺書汝翁

家門不幸兩孫失依內外眷屬無可緩急者羅叉外侮
亘緐有徒尋凌逕至實難支禦愚父子一旦決癰潰疽
怛焉長逝矣特遺此書求加護持義氣舊游定能羽翼
然一切恩怨非我泉下人所知丈夫遨游何必故鄉各
人際遇不可豫謀翔而後集此有成言念我汝翁知我
爲我幸惠德教一一指示俾此流離孱弱傭書糊口得

安歌畝不終悵悵則一段高誼會足千古山陽世拜惠迺郎莊子所謂死生同貫者也篝燈草訃筆自此絕

張刻缺汝翁書汝翁陽曲縣令戴夢熊初疑先生過慮及見長房上魏環溪書當日遇人不淑如是亦怪事也附錄於此乘記

之纍者遠承致祭尚未踵謝今復蒙賜輓章敬捧讀之足垂不朽不知先人何因緣而得如許雅愛榮施多矣啟且蒙不遐棄念及蘇輩日用薄田數畝儘可充飢無如惡里凌侮恨不一步即離然欲棄不能守之不得苦況種種難以盡陳第因擴事未襄不獲已暫與虎狼同居正思求高明請教但重服不便遠游適值見招安敢方命少俟春和即當匍伏台階自拜展私登龍請謁也草草敬復餘不敢噪魏老夫子暨胡先生浙啟

霜紅龕集卷二十三

霜紅龕集卷二十四

陽曲傅山青主

書札

與戴楓仲

兄古文辭可謂風期日上矣救病不必輒子書但細細領會漢書一部整俊處一切冗沓之瘕不覺盡消此非弟無見之言實所經繇兄久之自知如外戚一傳尤瑣碎俏麗不可再得如此一種切無輕過也子書不無奇鷔可喜但五六種以上徑欲重復明志見道取節而已兄所留心者莫過紀傳之事爲急故言兄專專於史漢

中求之即史漢兩書千百年來效之者不知凡幾百十家矣而究之皆鈔謄伎倆其中變化之妙全不會有脫胎換骨手段王荊公一見表忠觀碑即云似史記諸侯年表此亦江姚荔枝之喻若與呆人辨之徑不知何處相似也精熟之藝日新日奇良工心苦斲輪之人自解至於操縱如意則西方楞嚴東土南華須滔滔上口者請吾兄即構此二種焚香細讀日十許行亦不必多多無益也久之此二種又復可置淨名楞伽損之又損是

老來歸宿却又躐等不得

老眼麻花久不作書忽然手滑馬捉老鼠草學嘗邛元

聊請菴以至唐突宣廟數幅急中會有彥雪新送洋中眼鏡帶之從事不覺向成模樣也他人肉眼莫測吾兄慧珠一見自能辨之耶學營邛杏花以燕脂嫩暈恐不禁刷楊僧巧手尚須輕便加之意也不知幾時尚當來省略敘文事不則弟能勉閣或趨丹楓閣下未可知也若病不減便又縮步耳

詩歸再鈔便非于唐詩起見似于選詩歸者起見矣不必謏不必梗商量發揮出手眼上之手眼乃不罔此一番心力若爾公之辨單是尋著與人作駁耳若不自已從他論注上閒生面又何必鈔但此書行之既久海內

耳食衆矣矣㝠有譏評爲鍾譚不得爲不鍾譚不得愼之哉𥅆正个中人慧眼平心可與何李王李鍾譚共坐一堂之上公公當當做一樹義謂御師令各家伎倆一齊放下乃得不然任他辨才總是偏見作者有心看者有心作者有時看者有時變何易盡論何勝勝

元仲以貧不能出門遂遲遲至今始得來省欲至昭餘乞米所望不奢三頭兩石即足恐其往返費事專令其甥往募想此檀郁亦不至蹙眉也且留元仲在紅土溝刻一小碣散悶甥來即返十月內定來在松僑成此韵事矣

麟郎嘉禮久擬薄賀展恍備一粗紬專走一力恭奉弟
于月初中外邪睡五六日汗而後起今始能健步如常
遂致過期失儀𡨚甚寓中又無可使謹付來伻代賫極
知非薄聊爲尊兄賞媒婆一具耳不遣人而冒付盛使
眞正草野粗疏總之恃知徑以兄使爲我使或當相亮
邪右玄十哥適到不及專候屬弟致聲不盡
東南及中州云云兄安所聞之乎弟毫無所聞也星變
幾一月矣此當不虛但不知主何吉凶耳李方容再報
還得細示所服藥是何藥物服過幾劑了又問近日之
證何如然後好復命也

仁兄亮我否豈有當此凋做之世而動以不情干我親知弟豈非人凡舍弟指責于弟者皆不敢逆意規之此豈愛弟之道實避眼下怨忿耳故有無窮忠告皆箝口不敢少攖只得如其所屬而爲之不謂仁兄輒爾展轉俯就雲誼自不可言喻而奈此顏甲不堪內對何每讀五行傳聽之不從是謂不謀厥咎恆寒厥極貧家弟當之矣老兄無黄白仙術不知當如何爲忠謀也宜鑪看住一个價只三兩亦頗廉矣到手即寄記室以其主人有事未得打發耳

廿六日天生有信至云初二日陳祺翁有賀捧之役天

生偕而之燕廿七日午後遣兒速往雁門遂不及約兒算來見蹻劣蹇得五日方達似不及見天生矣天生行又有書云五月中旬俟仁兒至代盡此襟期會當有一往耶兒七八日即返再閱戰國策原無許多批語且看得亦太草率不過理昔所閱者一過無甚滋味此書弟不甚喜讀是以草草价來又一鈔謄有草字不辨者弟為補書之矣志詩須兒來時報命蕙米瓜乾情至謝謝詩囊亦須眉還求陳三哥賃謄一過寄上漢書檢得便寄來此中一部脫數葉欲鈔補之耳

程墨敘初亦擬為大選一鳴再四想來下筆便為齟齬

畢竟方外之人于此義徑庭之甚門外漢妄猜妄論不足爲大選重也是以茹之不然豈難于一詒癡耶全家律十本附還記室此家讀法大可笑連日火動病甚亦急欲造閣廬問語且看張髯上八洞結構奈三兩日未能動履耳

爲兄作畫一幅金箋寫詩十幅前高麗大字四幅粗能復約今並付伻到記室雲游之傳受所得此懷時時不忘而俗務絡繹不得了當即有此舉正須深秋潦落耳此等事唯吾兄可與商當別有請教姻事向曾瀝諸侍老少須口劃略可動持不時上聞吉期矣即煩以此言

告之令足姻丈可也弟為太史先生畫得陽泉圖四葉
並呈清教看過即付之侍老煩便中背紙一層隨擬覓
付紙四幅欲做成冊葉四板耳另有字話侍老求轉致
老親一年來病多幸稍調全矣前六七日偶爾失足臥
牀呻苦重甚正欲走力求兄台先為我問貴縣粗布六
十疋但尺頭長者弟素無經幹之能心膽荒亂不得不
謀之良友孟中有少資斧促忙取不到手到即專奉且
先問之幸而不至用此別變可也諸不敢言不忍言者
但聞之兄台耳
崑崙書到弟以新慘心緒不能即定前後所寄來唐什

當須遲數日報命也居實大無聊近徑身入州階下聽
此糧矣可笑皆二郎輸之使然令人愛莫助之奈何附
聞
承命即用一紅柬代上須信旅無僮也愼慮詩石章少
待兒眉勒就便復報之三國志到前敘蕪蕪豈敢邀過
情之旌聊復志一時納交之雅且道古今文章家有如
此率易之構乎留之案頭或小不快時取爲噴飯之柄
可也今日明日適有南村俗業一兩日歸即復訓再敘
之旨洽上佳人唯一胡三哥其情其才無半个人知者
弟獨爲之俯首此非以齒牙獎進自居緇衣之好誰實

無之直不耐奴俗物不安其不能知而亂噪艮可嬀也
近有字詒弟託敦中于兒並其字聞之記室
昨在陽城村見平遥宋二般云虎須一年長一莖近打
一虎數其須則一百三十五莖然則此虎仙矣然歟否
歟許惠虎須一莖挑牙也
杜詩越看越輕弄手眼不得不同他小集不經多多少
少人評論者若急圖成書恐遺後悔慎重為是非顛倒
數十百過不可是以遲遲耳會妄以一時見解加之者
數日後又覺失言往往如此且從容何如草復
開春手足齊欲疲極艱於步履刼又躁不能恬初聞丈

有出門之意今似不果若前論尚未止弟當候杖履略
略於山水閒散悶也
特信祝頴川此舉甚善但稍遲當不行于其日至矣踏
紬一隻豈不少薄然我輩布衣之禮正不必勉爲縟𡖖
取厭頴川我輩人正當不嗔過餙耶天生本約臘半過
祁至今未來猜令弟又病發有不能脫然出門者伯巖
冊子屬寫者三年今附丈所若過平干時可致之晁盟
弟不爲作書文作書時斥名申頴可耳前字問家弟病
未及報今已大起在松僑淹廿日去也附謝情至
据實有字專候近履約過僑爲謀生之理大都日餚

一日來書云經不得飽飯矣附聞

復雪開士

從來詩僧但以句勝不以篇勝也盌隘盌溢毋甘毋滑至于盌花柳毋瓶鉢則脫胎換骨之法以魔口說佛事是大乘最上義即古以詩名者亦不多得雪峯開士苦心高興終當有合如醫塵中有地忠孝外無天十字何處得此奇特若句句如此便當一棒打死皎然齊已輩矣華嚴原有捨得三昧之義人教捨某字某句不若自己迴復覺不穩處即勇捨却如孟生之于破甑久久一切俗調塵氣到不得庵摩羅果筆底矣

再復

李洞之小片當吟落空香入定聞非僧詩而氣味全似僧詩雪峯學五言近體便于此十字中想情想境擬而爲之會能到也韻脚只求愜當押得穩處卽出韻不妨爲好詩若被韻拘牽于韻中取一硬字押之不顧妍媸但稱叶韻一字便可累一章矣切忌之切忌之平處險押險處平押濃處淡押淡處濃押顛倒變幻熟之自辨

與曹秋岳書 振玉案此僞託詳年譜注茲姑仍舊本坿存

以七十四歲老病將死之人謬充博學之薦而地方官府卽時起解籃輿就道出乖弄醜累經部驗今幸放免

復卧板舁歸從此以後活一月不可知一年不可知先生聞之定當大笑乃復有此蒲輪別樣因便敬候興居使知此此況來偷圓壁其人頗解讀書山出門時其敦逼狼狽不可告人且病噎不食璧爲煮粥煎藥將護之情不能已已乃妄聞山之病死燕市復瓶鉢來看見山生歸欲復南游募書冊藏一部以其便于展閱欲下智慧根子山感此至誼闕此板卽在貴府阿蘭若內願先生憫此白學爲之開緣一冊一函莫非佛事此似亦易爲力紙筆貴賤總難懸度彼若至誠或當如願載歸之時山若未死當南向跪誦金剛經一卷以當報恩枯木堂

力疾草此求恕不恭寒温套語不敢作誑秋翁先生昔

蘆傳山頓首頓首

霜紅龕集卷二十四